

筆記小說大觀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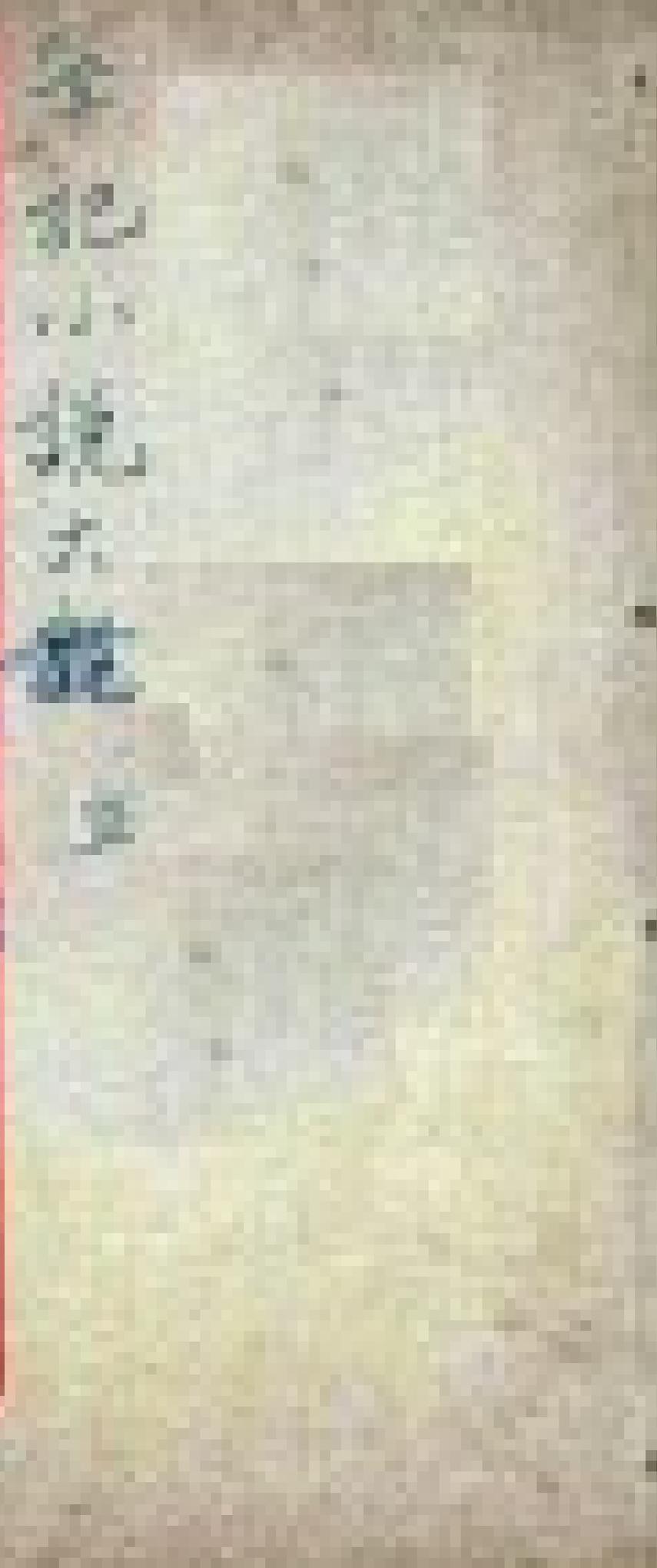
明徐應秋輯

玉芝堂談薈

第六冊

進步書局校印

五言古詩
春風吹綠柳
燕子剪輕盈
大地生機發
萬物競欣榮
桃李爭芳艷
百花競吐紅
春光無限好
正是踏青時



玉芝堂談薈卷十一

姑茂徐應秋君義父輯

混沌初分蝙蝠精

張果為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見續仙傳。肅宗為僮耳龍。見唐書。杜預醉吐。人見大蛇垂頭。見晉書。郭璞為鼃精。見文選注。王蒙亦為鼃精。見錄異記。高澧為夜叉精。見吳越備史。李紳為黑蛇精。嘗在剡州佛寺晝寢。有僧見黑蛇食丹柰。紳覺曰。適夢樹間食柰甚佳。見雲溪友議。鄭愚為白豬精。見北夢瑣言。明皇微時。至洛陽令崔日知宅。崔設饌未熟。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逡巡不見。明皇覺曰。饑甚。夢中食藤花甚飽。日知乃知他日啓聖之驗也。見逸史。錢武肅王為蜥蜴精。嘗夜令老吏監直。更聽一宵銀板燈。有大蜥蜴據油缸。喻之。將竭。倏然不見。明日王曰。昨夜夢飲麻膏充腸而飽。是何祥也。宮人有對者。王微哂而已。見傳奇。蔡君謨知福州。夢登鼓而睡。鼓角將見大蛇盤鼓上。世遠以君謨為蛇精。見范鎮東齋記事。米芾知無為州。詰鼓吏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白蛇繞鼓。米領之。叱去不問。故郡人疑其蟒精。見米麓陽志林。又周詢醉而假寐。園吏見大蛇垂於欄楯。宋楊戩卧牀上。盜入室中。

見之乃一大蝦蟆大可如牀。兩目金彩。光芒射人。春渚紀聞。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興潘氏女。二族稱其韶麗。既歸老。不數年而卒。其終之日。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是。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后去遠。諱日像側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為花月之神。畫幔錄。李諱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殯。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宮尊卑。接武不相辨。揮拂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日。方散。千秋金鑑錄。安祿山野豬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翮鳥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白鷗之精。指爪純赤。又非夢瑣言。梓潼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其神甚靈。馬王建世子元膺。牙齒常露。蛇眼而黑色。通夜不寐。以作逆伏誅。其夕廟祝夢為惡子所責。言我往西川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人知元膺為廟蛇之精。定命錄。祿山醉卧。化為一豬而龍首。玄宗識為豬龍。鑑戒蒲墳。任弘實。寐於簷下。虹自河飲水。俄貫於弘實口。蜀僧相之曰。蛻龍當近江海。方有榮顯。後歷一州二鎮。俱近大江。揮塵錄。唐黃巢凌劫州縣。有太白山人。奏掘破牛山賊。自敗掘之。見一石桶。置劍其上。桶中有黃腰獸。撲劍而死。是秋黃巢衰。中原平。草木子。沔陽盜倪文俊。生於黃陂。母夢白虎入室。遂生。吉安志。文山為紫瑤山下黃土潭龍。常往來。

山中客店主夢龍蛻爪於門外。迨曉開門，見公脫履於石，少憩而去。又公好與客奕水中，客不能勝。公鎮日夷然。孫公談圃，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林間。卒於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為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因出俸營窆之。北夢瑣言歸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或自外窺之，乃一巨龜也。

占相篇。行步舒緩，意有所規，多害生類。從鶴中來，體小好姪，意不常定。見色心惑。從雀中來，語則瞋恚，不察來義，口出火毒。從鶴中來，眼赤齒短，語便吐沫，卧則纏身，從蛻中來。

雕卵破得嬰兒

產孕之奇者，佛經毘舍離國有塔名放弓，仗昔恆水上流，有一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以為不祥，擲恆水中。有國王見而開看，有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取養之，長甚勇健。伐父王本國，小夫人言但於城東作高樓，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言：汝是我子，何作此反逆事？汝不信，盡仰向張口，小夫人以手攝兩乳，乳各作五百道，墮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於是思惟皆得辟支佛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又永嘉中，平陽韓

媪拾巨卵歸得嬰兒。字曰撫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撫因變蛇。令媪舉灰。識後。憑灰築城。城可立就。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露尾數寸。忽有泉涌出。遂成池。今名金龍池。舊記。洱海漁者拾雕卵。破之得嬰兒。乳之長成人。稱為宗模師。能以符呪水土為酒食。千萬人皆醉飽。一日化為鷗。飛集高興寺。不知所適。偃王志。徐國宮人姪娠。生卵棄之。獨孤老母有犬名鵠。蒼得卵銜歸。生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聞而收之。長而仁智。王徐國鵠。蒼死后。生角而九尾。偃王葬之。名狗壠。春渚記。聞楊文公之生也。其胞陰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切切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急啓視之。則兩翅欸開。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異。杭州志。宋儀王仲湜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也。以刀剖之。遂得嬰兒。身門將陳義傳云。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後數日有雷扣戶入室。乳子。歲餘而能食。乃不至。義即卵中兒也。故郡號雷州。寶誌公。宋元嘉中現於東陽郡古木鷹巢中。手類鳥爪。朱氏婦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為姓。述異記。梁時毗陵韓文秀見鹿生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長而女冠。號為鹿娘。后入棺。武帝致祭。但聞異香。不見骸骨。蓋尸解也。今墓在江陰華亭縣桂苑叢。談隋文帝時。黎陽王德

祖家有林檎樹生瘻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剖皮得一嬰兒德祖收養之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蓋菩薩示化也

剖檳榔得女子增

陶朱新錄宋熙寧中交州峒中檳榔生瘻剖而得一女子養之有殊色交人求之不與遂滅峒取女而去號檳榔女又鞞婆娑經稱西國有一商人將鶴入海採寶與鶴戲寢其后合會遂生二卵各出兒后學道出家一名尸婆羅一名優鉢尸婆羅元史畏吾兒之先樹瘻所產也和林一樹生瘻九月而潰五兒出焉最稚者曰小吉可罕既長遂有其地

鷄母殼中哺出小兒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周哀王九年晉有豕生人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復取而觀之識者曰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靈帝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愍帝建興二年蒲子縣馬生人僖宗乾符二年河北有馬生人成帝咸和六年錢塘人家豕生二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則豕中和元年九月長安馬生人元恪延昌四年陽平有豬生子頭面似人頂有

髻體無毛。僖宗廣明元年。稷山縣民豕生如人。但無眉目耳髮。猶圍蕭塘。宋舉人家有義子名善緣。畜一母鷄。殼中哺出一小兒。頭顱面目。與人無異。啼聲呱呱。棄之於河。宋乾道六年。南雄州民家豕生數豚。而首各備他獸形。亦有人首者。占為邑有亂。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又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

女化為男

女化為男者。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漢末徐登以女子化為丈夫。有幻術。晉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歲。氣性成。遂能御女。南宋文帝元嘉二年。燕中女子化為男。康寧初。江陵女子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啓二年。鄆縣女子。未字化為丈夫。旬日而死。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子。括異志。廣州蕭氏女。大娘子。宋乾道三年。永州支氏女。俱化為男子。地志。合州女冠范志。立天寶中。任安奉使。至慕之。往謁。志立變為男子。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大同右衛參軍馬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為男子。又男化為女者。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漢建安七年。越舊有男子化為女子。華陽國志。武都丈夫。

化為女子。口王寵之至亡國。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國朝隆慶二年五月山西太原府靜樂縣民李良雨娶妻數年以不和離異后卧病遂化為女。經脉流行與同村民白尚相奸配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巡按御史宋纁奏聞。譚紫霄化書曰至淫之極。男化為女。至暴之極。人化為虎。京房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賊人為主。丈夫化為女子。茲有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為女。宮刑濫也。女化為男。婦政行也。

人化異物

人有化為異物者。若鮪化為黃熊。伯奇為伯勞。齊女為蟬。樂浪尉為魚。開明氏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為杜鵑。褒君化龍。閻閻長子葬畢化為白龍。又吳越春秋云閻閻有女怨王自殺其女化為白鶴舞於吳市。淮南子魯有公牛哀病七日化虎。太平廣記漢靈帝時江夏黃母化龜。徐伯化魚。丁令威化鶴。蜀女化蠶。曹公採藥吏為啄木。述異記幽王時羣臣化為狼食人。今洛陽有避狼城。楚莊王宮人一日化為野蛾。飛去抱朴子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夏桀時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桀命為蛟。妾隋書相州有僧化為蛇。李

世妾化為班蛇。又有鄭美人化為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歐陽永叔集古錄宣城令張路斯九子皆化為龍。秦時上谷王次仲作八分書。始皇徵之。化為大鳥。飛去。博物志赤帝之女名女媧。往遊於東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為精衛。嘗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漢武時張寬為揚州刺史。有二老翁爭地界。化為蛇。大唐奇事隴右百姓劉潛有女無故而死。其屍忽為一白鸚鵡。吳錄寶鼎年間丹陽宣審母化為鼈。孫恪妻袁氏至峽山寺。化為老猿。劉涓子善畫龍。一日有夫婦二人造門觀畫。化為雙龍。廣五行記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忽入舍前江中。化為鯉魚。搜神秘覽魏帝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化為龜。異苑鄱陽樂安人姓彭。世以獵射為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斃然而倒。化成白鹿。瀟湘錄萬壽中長安李審言化為羊。益州刺史張全駿馬化為婦人。十餘年復化為駿馬。西京記却皇后性妬忌。武帝初立未及冊命。因怒忽投殿庭井中。眾趨井救之。后已化為毒龍。宣政雜錄載宣和庚子南皮弓手張德死半歲化為白蛇。崔導見有一丈夫曰。前生負君錢百萬。上天令我合門為橋。計償於君。

附記文海披沙載人與物交者。槃匏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官人與羝羊交。靈

帝於西國弄狗以配人。宋文帝元嘉中，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明帝初，柴桑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寧州真寧縣人與羊交，生羊。有人指甲，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犬交。利州人子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子與蛇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郡吏慳女與鵝交。突厥先人與狼交。衛羅國女配瑛，與鳳交。宇宙之中，何所不有也。

附抄歸雲外集：蛇化雉，雉化蜃，魚化龍，田鼠化鴛，雀化蛤，鳩化鷹，鶉化鷓，蜃化穀。此以形類化者也。柳絮化萍，伏苓化龜，橘化枳，莧化鱉，樹化牛，稻化蠶，蔬化蝶，腐菌化蜂，腐草化螢，腐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也。狐化人，雌鷄為雄，豨化龜，星化肉，雨化血，地化毛。此以災異化者也。杖化龍，鳥化鳧，人化羊，化鶴，星化豕，井化酒，几化麋，杞化犬，米化丹。此以仙術化者也。至於王莽時，五銖錢化為龜兒。元嘉中，河內司馬元胤祭柑化為鵝，桐廬山中竹化為雉。唐太和九年，鄭注篋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宋元祐間，辰州丹砂化為雉，尤為異聞。

玄覽：稷米為鮒，腐菌為蜂，朽竹為蜻蜓，朽瓜為蠹魚，荇莖為鱒，蒿為螻蛄，朽麥為蜣蝶，朽稻為螢，朽木為蟬，田鼠之為鷄也，田鷄之為鷓也，雉之為蜃也，燕雀之為

蛤也寒鳥之為鰓也公蠃蛇為鱧水蠶為螳蠹蟲為蝙蝠老獼為猿石首魚之為冠鳥鷄為鷓鴣為布穀布穀久復化為鷓也鼃亦為鷓服翼亦為魁蛤黃魚為鷓鵒泡魚為豪豬海鯊為虎海魚為黃雀

男子孕育

婦人誕育之異物怪人疴史不絕書若哀牢夷之先婦人觸沉木而孕周宮人遇龍祭而孕楚王夫人納涼抱鐵樹而孕史滿女飲書佐盥手水而孕女子國婦人浴黃池即妊託為不經至男子孕育則奇之奇矣宣和雜錄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出眉目口鼻俱全但頭以下手足不分明又出白汁斗餘三日與子俱死晉時豎陽人任谷耕於野見羽衣人就淫之遂孕至期復至以刀穿其臍下一蛇子遂成宦者耳談齊門外臨甸寺有僧二十餘歲患蠱疾五年不差而死及荼毘火方熾忽爆響一聲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長一寸面目肢髮無不畢具美鬚鬢然垂腹又宿遷男子張二產一男落地呱呱聞中張令親見之漫筆吳縣九都一圖人孔方年五十四歲嘉靖二年十月內晚行曠野兩次聞有呼其名者俱不見人後每夜睡夢中覺有一小兒在旁如此數次至

十一月間。腹內覺有肉塊。日漸長大。四年正月內。腹內時加攪痛。二十四日。穀道出血不止。二十六日巳時。產下一胞。當即暈倒。妻沈氏隨將磁瓦畫開。有一男子小軀在內。身長一尺。髮二寸。口耳目鼻俱全。鄰婦徐氏看稱怪異。即棄太湖中。又宋史宣和六年。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女。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娩而逃去。庚巳編嘉定江東沈鐘者。病革時。尻後僮出一人。長寸許。兩目手足肢節無不畢具。後數日。鐘死。謝在杭曰。近日男色甚於女。此必至之勢。余謂鳩摩羅釋。見二小兒登肩。欲得婦人。一入幃而生二子。又讀南楚新聞。南方獠婦生子。便起。其夫卧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媾媾擁衾抱雛。坐於寐榻。稱為產翁。夫慾障既感。男子則即孕育其體。自無可疑。然則向之孕成而產。乃真產翁。可發一祭。又有鬼魂生子者。幽明錄上郡胡馥之婦李氏。無子而卒。哭之慟。婦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可於燈後見。就當為君生一男。馥之如言。就之。既十月。生一男。名靈產。又因夢受孕者。異苑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如其言。國初吳興弼聘君。母居江右。父宦於京。同夢相交合而生。聘君並志之。以廣異聞。

孕三年子

異苑太原温盤石妻懷孕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鬚髮覆面牙齒皆具畫墁錄鳳翔婦與黃冠通而孕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英廟登極赦到宣竟而婦生子髮被面齒滿口甘澤謠大曆末洛陽惠林寺僧圓觀與諫議李公入三峽維舟山下見婦女輩出遊圓觀垂泣李公驚問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生之所孕三載未產以某未至也某往投生公三日後來視一笑為驗是夕圓觀卒而孕婦生子矣成化間漳平縣有朱孔良冢婦懷孕三年乃生子即轉身行步昇樓而去數月生復來又去週歲復來自斷髮為一小結取藏之與母別曰數十年後髮解則吾復生矣遂去不復來昔堯十四月而生明帝亦十四月而生老子至八十一年而產此等事自古有之游宦紀聞濟南同知胡約婦李氏自幼弗孕至年四十八忽有身居二十四月至嘉靖戊戌生子髮長覆眼落地即能言笑近大同馬中翰吳德內人以癸卯成孕至庚戌免身蓋閱八歲而始生子亦不甚大但髮長尺許聞醫生為余言前海道潘與偕一郎孕四十月始生生而能言才四歲如七八歲人知竒事世不乏也有綠經佛在世時阿舍城中有長者財寶無量其婦滿足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月出尋重

有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娠九子。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故在胎中。迨母命終。載其屍。請太醫者。婆破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髮皓白。俯偻而行。語諸親言。我由先世。詈辱眾僧。故在此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此苦惱。

扇捩半釋迦

輟耕錄。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則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常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黃帝鍼經。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膚以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其有天宦者。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捩半釋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捩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言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擊半釋迦。此謂割。謂被割形者。此五種黃門。名為人中惡趣。受生處。醫書載五不男。天捷妬變半。五不女。螺紋角鼓線。

生男兩頭共身

漢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後齊天保中。

臨鄆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儀鳳三年四月涇州獻小兒連心異體初鵝觚縣衛士胡萬年妻吳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餘各異體折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歲以獻於朝漢平帝元始中長安女孕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止臍以下分蓋未有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草木之屬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斯蓋四海同心之瑞謹畫圖上識者哂之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毛家有嬰兒兩頭四手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隆興元年建康民流寓行都產子二首具羽毛之形慶元元年平樂縣民婦生子有尾永州民產子首有角腋有肉翅乾道五年餘杭民婦產子連體兩面相向者三家淳熙十年番陽南鄉產子肘各有三臂及長鬚則六臂並連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夫竊而食之三日而死南漢劉鋹時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嘉定元年鎮江後軍妻生子一身二首四臂吳祝允明語怪載宏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着兩面外向其首如雀其陰皆雄又山海經三身國在夏后啓北一首而三身一臂國一臂一目一鼻孔奇肱之國一臂三日又一目國

一目中其面而居。柔利國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深目國為人一手一目。又曰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又大荒之山有人焉。三面一臂。是顛頊之子。三面之人不死。

人兼男女二體

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叅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接一再。漸且男形。小說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此外絕不見於古今書傳。豈以為人妖而汙筆墨。不復載乎。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二體。亦可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史臣謂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胎。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事載周公謹癸辛雜誌。又玉曆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異物志。靈猩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又理之不可解者。謝在杭五雜俎云。近聞毘陵一縉